

果迟 著

林则徐

民族之魂

苟利国家生死以
岂因祸福避趋之

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

民族之魂

林則徐

上架建议：长篇历史小说

ISBN 978-7-80765-342-4



9 787807 653424 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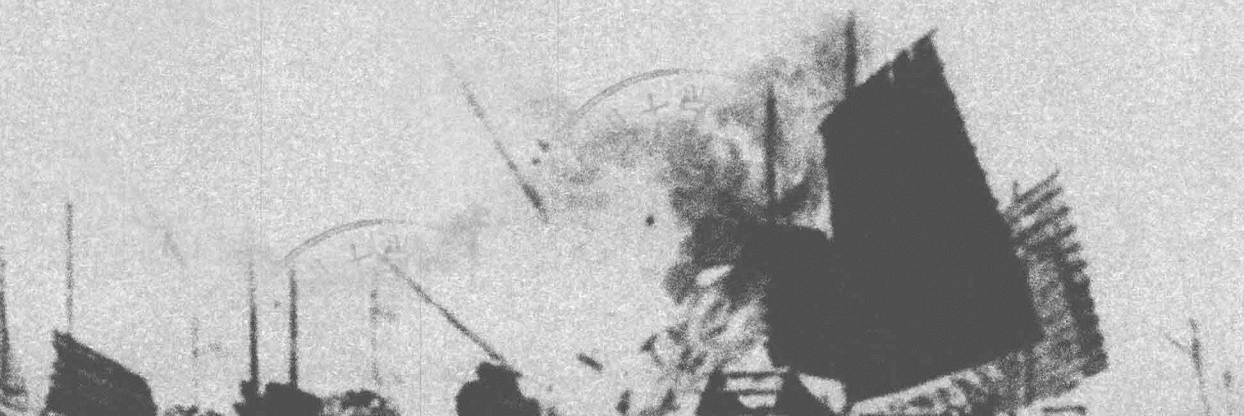
定价 48.00 元
www.hnwybs.cn

民族之魂

林則徐

果迟 著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民族之魂林则徐/果迟著. —郑州:河南文艺出版社,
2011.4

ISBN 978-7-80765-342-4

I. ①民… II. ①果… III. ①传记小说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251967 号

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
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
邮政编码 450011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hnwybs.cn>
电子信箱 master@hnwybs.cn
售书热线 0371—65379196
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
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
纸张规格 70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印 张 35.5
字 数 598 000
版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48.0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,请寄回印厂调换。

目 录

- 一 骤闻炮声 // 1
- 二 急筹对策 // 18
- 三 生死恋情 // 28
- 四 世界首富 // 50
- 五 不守规则 // 76
- 六 当务之急 // 106
- 七 花艳岭南 // 131
- 八 软硬兼施 // 145
- 九 心如磁石 // 169
- 十 海外奇闻 // 183
- 十一 难治顽疾 // 205
- 十二 中西有别 // 216
- 十三 外交照会 // 242
- 十四 穿鼻初战 // 266
- 十五 以夷制夷 // 289
- 十六 商高定理 // 308
- 十七 硝烟突起 // 319
- 十八 义律兄弟 // 334
- 十九 设计安抚 // 360
- 二十 胃口太小 // 376
- 二十一 和战两难 // 393

- 二十二 羈縻有术//408
二十三 虎背难骑//425
二十四 希望渺茫//439
二十五 中华礼赞//458
二十六 唯我独醒//472
二十七 叹《四洲志》//487
二十八 笑旁观者//501
二十九 开天辟地//522
三十 幸与不幸//548
尾声 //563

一 骤闻炮声

1

清晨,梁廷枏迈着轻盈的步履来到珠江河沿的天字码头接官亭,准备迎接即将到达的钦差大臣林则徐。

此时,弥漫在珠江河面的薄雾渐渐散去,码头上有一队督标兵在站岗摒绝闲人。接官亭外,悬灯结彩,很是隆重,亭子里挨挨挤挤聚满了羊城的文武官员,他们和梁廷枏一样,都是前来迎接钦差的。起眼望去,个个朝珠补褂,翎顶辉煌。

梁廷枏身为越华书院监院,虽文名誉满岭南,功名却只是副贡生,面对羊城的头面人物,他有些犹豫。就在这时,忽然瞥见对面小茶楼的窗口上,有人探出半截身子正向自己招手,仔细一看,原来是好友张维屏。他知张维屏也是来接钦差的,忙喜滋滋地上楼去。

“章冉,亭子里那班人都是惊天动地的人物,我辈圈外人,应该站远些,何必去凑这样的热闹。”

“章冉”是梁廷枏的表字。尚未走拢,张维屏便说出一番颇有些耐人寻味的話,梁廷枏觉得正对自己口味,忙附和说:

“正是,正是。所以,我在寻老前辈呢,原来您躲在这里!”

张维屏笑着点头,待梁廷枏在对面椅子上坐下来,他便招呼茶博士另泡一壶好茶送来,然后倾身细谈。

张维屏字南山,号松心子,番禺县人,道光二年进士,去年由江西南康

知府位置上退下来，回广州就任学海堂山长。他长梁廷枏十六岁，二人志趣相投，有共同语言，算是忘年朋友。略事寒暄，张维屏说：

“要说，老朽我无须来得，既已退休，便要知趣，抛头露面、迎来送往的事越少越好。不过，于林少穆算是例外。且不说我们一度有堂属名分，要紧的是我们是多年的文字之交，当年在京师几个穷翰林重组宣南诗社时，他曾是我们诗社的台柱子！”

数过一些往事，为消磨时间，梁廷枏用闲闲的口气说起当前，话题自然仍是这位钦差大人：

“此公官运确实不错，听说去冬入觐，皇上一连八次召见。第一次面圣时，皇上就让‘上毡子说话’，这不是造膝密陈、推心置腹吗？尤其是此番敕书上写的是‘特命为钦差大臣，颁发关防，授兵部尚书衔’，后面还有‘节制广东水师’字样。这可是历代重臣巡边时才有的规格，平日不多见的。”

张维屏虽然点头，却又深有感慨地说：“你说他官运好，我看也不尽然。他是前年由江苏巡抚、署理两江总督调任湖广总督的。年把时间，官其实做得并不顺畅，先是任苏抚时，因考察下属失误，和总督陶澍一道，受到交部议处、降四级留任的处分；后来，又因未能及时捕获土匪头目蓝正樽，再次降五级留任；不想去年因呼应黄爵滋严禁鸦片的主张，受到皇上赏识，于是诏赴京师陛见，这才有此一番风光。说起来，君臣际遇，原本是有定数的，指顾之间，荣枯立判。眼下林少穆终于走出坎坷踏上坦途了，不过，眼前形势，形格势禁，窒碍重重，我怕他就是到此地步也难以畅行其道了。”

梁廷枏一听，不由多了一分心思——原来林则徐尚在途中，便给在海关供职的学生郭桂船写信，多方打听梁廷枏的情况，想将梁廷枏延入幕府。梁廷枏听郭桂船说后颇为心动，因而更关心起林则徐的情况了。眼下见张维屏话中有话，心想，此人在官场多年摸爬滚打，对政坛内幕较清楚。再说，他眼下仍有不少同年好友在台上，彼此之间，常有书信往还，所以，消息较他人灵通。不是说旁观者清吗？且听他是何说法。想到此，忙说：

“听闲人评说，眼下的封疆大吏中，数林少穆最出色。在江苏任职时，无论是治河还是整理盐政，做得都有声有色，成效显著。此番南下，人还在江西赣州，便下札子让这边抓人，前后抓了五十好几，若不是胸有成竹又怎能先声夺人？看来，这以前鸦片屡禁不绝，是为庸官俗吏所误，有他这雷霆霹雳手段，一定是能禁绝的了！”

张维屏连连摇手说：“章冉，眼下尚不宜过早下结论。羊城的局面，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呢，就说他抓的那些人都是谁的人？这些人被绳之以法后，谁最觉没面子？”

梁廷枏一愣，尚在斟酌，张维屏却眯着眼睛望着他，见他在犹豫，便拈须微笑着，且把头仰靠在椅背上，拖长音调说：

“登徒子耳——”

梁廷枏立刻明白过来——“登”字边加立耳，分明是个“邓”，这“邓”难道是指两广总督邓廷桢？仔细想想，不得不承认这是事实，忙说：

“晚生明白了，邓嶰翁也是主张对鸦片弛禁的，且为此上过奏疏——不过，年前他还是下令，把个专开窑口卖大烟的何老金给吊死了呀！”

张维屏微笑着摇头，说：“章冉，局外人或许不明白，你我以羊城人谈羊城事难道还不清楚？处死何老金是在林少穆的札子下达好几天后才做的，邓嶰翁这是迫于形势，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！”

梁廷枏想，邓廷桢督粤四年，就这短短四年，鸦片输入由两万余箱猛增到四万箱，这中间有多少黑幕？此番林则徐巡视海疆，若事事认真，只怕处处与邓廷桢有碍。那么，羊城岂不要演一出全武行的大戏吗？

梁廷枏尚在感叹，张维屏又说：“林少穆的性格我清楚，犟驴子，脾气倔，能吃苦耐劳，负重致远，加之这些年来，为皇上办过好几件漂亮差事，因而在浑浑噩噩的官场算是出类拔萃。不过，办夷务不比治河、行盐，个中学问大得很，他以前从未接触过，就说对夷人的来龙去脉就远不及你我清楚。你想想，不悉夷情，何以筹远？”

“不悉夷情，何以筹远”，这八个字真令人警惕。梁廷枏越听越觉得有些意思，忙说：

“老前辈此说，很有见地，晚生倒想多请教！”

十余年宦海浮沉，与时俯仰，眼看花甲将至，官位仍不过区区六品，眼见老之将至，张维屏抱定宗旨，抖落一身，毅然告退，安心在江湖上做个闲散看客。但林则徐是他多年的诗友，禁烟又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，则又不得不多想想了。眼下见梁廷枏问起，一边摇头，一边叹息说：

“朝廷禁烟已非一日，为何屡禁不止？个中其难其慎，内容复杂得很，不是一句话就能说得清的。此番他奉旨南巡，春风得意，但不知他是否清楚个中的厉害。要说，我真是为他捏一把汗呢！”

梁廷枏还想再问，不料就在这时，忽听外面锣声铿锵，探头窗外一望，只见两匹顶马和一队仪仗开道，一顶绿呢顶八抬轿已缓缓来到码头。

梁廷枏明白这是邓廷桢到了。于是，要问的暂时不问，只向张维屏点

点头，二人一齐起身，走到窗前瞧热闹。

果然，总督的八抬大轿刚停下，老迈的邓廷桢才下轿，接官亭里就黑压压地拥出好一群官员，齐向邓廷桢迎来。为首的是粤抚怡良，他一边向邓廷桢连连拱手，一边大声说：

“嶲翁，辛苦了！”

邓廷桢也连连拱手说：“辛苦，辛苦！大家都很辛苦！”

紧跟在怡良后面的粤海关监督豫堃，水师提督关天培，将军德克金布，副都统左翼奕湘、右翼英隆以及粤省的藩、臬两司及盐道、粮道、兵备道纷纷上来请安，又众星拱月般要把邓廷桢让进亭子里坐。

邓廷桢犹豫着，两边望望，说：“只怕没有坐的时间了——钦差的官船昨晚已泊花地，距此不过十来里，辰刻开船，顺风顺水，眨眼就到。”

茶楼上的梁廷枏闻言从襟下取出金壳怀表看了看，已是巳时一刻。他想，邓廷桢说得不错，从花地到这里确实用不了多久。

果然，外面这拨子人才进凉棚，屁股尚未坐热，忽见河堤下气喘吁吁地跑上来一个材官，对着官亭大喊：

“到了，到了！”

随着这一声“到了”，河堤的炮台上立刻鸣起了隆隆的礼炮，“轰隆”、“轰隆”、“轰隆”……一连十三响；接着，排在河堤下的几支铜唢呐也“呜啦呜啦”地吹开来，锣鼓也“叮锵叮锵”地敲起来。于是，才一窝蜂进去的官员们又一窝蜂似的奔出来，由邓廷桢带着往码头上拥。

见此情景，梁廷枏和张维屏也坐不住了，相顾一笑，从容下楼……

2

码头气氛严肃有序——平台上，邓廷桢等文武官员排好班次静静地立着，眼巴巴地望着河堤下面。不一会儿，终于有人上来了。但最先出现在人们眼帘的还不是钦差，而是供着圣旨的龙亭，为一顶小小的彩轿，在一组细乐的伴奏下，由两名差役抬着，缓缓登岸。跟在龙亭后面的才是钦差大人林则徐，此时他一身官服，面容肃穆，慢慢走到平台上，跨前一步，伴龙亭面南侧立。众官员一见，立刻上前跪下向龙亭恭请：“皇上圣安！”一声递一声，此起彼伏。自称“奴才”的是旗人，自称“微臣”的是汉官，一跪三叩首，三跪九叩首，马蹄袖甩得山响，红顶子起落一大片，就如风过荷塘，红绿俯仰，很是整齐好看。一边的钦差代答：“圣躬安。”然后招呼众人起身，这才算是完成了见面礼的第一步。

接着,钦差与总督、巡抚等大员一一拱手相见。

邓廷桢,字嶢筠,大林则徐九岁,嘉庆六年即中进士点翰林,道光初年即官布政使,后任安徽巡抚多年,道光十四年升任粤督。可以说,无论资历或科名,都在林则徐之上,所以,见面时林则徐称他“老前辈”,自称“晚生”,他则呼林则徐的表字曰“少穆”;怡良字悦亭,豫堃字厚庵,二人都是旗人,都从门荫起步。怡良在江苏时,曾是林则徐下属;豫堃在京师内务府任职时,与在翰林院任职的林则徐是好友。旧属故友,相见时自然是互称表字。

之后,其他人一字排开,邓廷桢领着林则徐一一侧身介绍,生人相见便说“久仰久仰”,熟人则说一些别后情景。相互之间,自称“晚生”、“前辈”是在论科名,互称“卑府”、“司里”是叙官位。总之,人人要自处卑处,高置对方——官场仪礼,不能有半点差池,否则就是“倨傲”、就是“失礼”。像演木偶戏,一举一动,都按现成套路,不能任意发挥,忙活大半天才能算完。这就是俗话说的“做此官,行此礼”,又厌称为“繁文缛礼”……

不想这里尚在揖揖让让,温文尔雅,堤下珠江河中,大约几十丈远的地方,突然又响起一阵排炮声,“轰隆”“轰隆”,约十多响,比刚才的礼炮更响亮、更有气势,如雷霆万钧,天崩地裂……

正与官员们拱手寒暄的林则徐没有丝毫准备,炮声突然一响,不由吃了一惊,连声说:

“这是怎么回事?这是怎么回事?”

炮声来得突然,众官员相顾失色,连邓廷桢的脸上也掠过一阵惊恐,只有身边的海关监督豫堃较镇静,低声说:

“无妨无妨,这是停泊十三行码头的夷船在鸣炮奏乐,对钦差大人表示他们的恭敬!”

十三行码头就在白鹅潭边上,距天字码头不远。所以,豫堃话未说完,那边果然传来一阵呜呜啦啦的夷乐,很是好听。可林则徐一听“夷船”二字,却怔了怔,面部神情不但没有松弛下来,反绷得更紧,且侧过头唤着豫堃的表字道:

“厚庵,夷人也知道我来的消息?”

豫堃笑了笑,说:“当然,钦使捧檄南巡,尚未出京,消息便传遍岭南,连澳门的新闻纸上都登了呢。早些天夷人商会副会长颠地又来请示,要对钦使莅粤有所表示,无非就是尽他们的夷礼,除了鸣礼炮,还要派出乐队奏夷乐摆街。我想,夷人倾心向化,敬重钦差大人未尝不是好事;再说,

这以前的督抚履任,也曾让他们这么做过,这回自然不好拒绝。不过,只同意他们在船上鸣礼炮,乐队摆街就免了。”

林则徐对此说先不作评论,却又问道:“礼炮不是只放礼花弹吗?怎么这么响,真是惊天动地的!”

这回不等豫堃回答,一边的水师提督关天培应声说:“大人,夷船上的炮不但比我们的炮造得精致,就是他们的炮子,也比我们的门类多,且打得又远又准。礼炮则特别响,用天崩地裂、声震九霄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。”

邓廷桢也于一边证实说:“是的,是的。鄙人初次来粤时,也经历过这场面的,礼多人不怪呗!”

这些介绍给林则徐带来了太多的信息。比方说,停泊在河面的应该是商船,商船上怎么也有炮呢?若不是商船,那夷人的兵船岂能进入内河呢?既然夷人的炮比我们的造得精致,打得又准又远,我们一旦和他们翻脸,怎么能有取胜的把握呢?还有那个副会长颠地,不是个远近闻名的鸦片贩子吗,怎么也来迎接我?

他真想立刻停下来,好好地盘问一番,但眼下不是时候也不是地方。于是,只顺着邓廷桢的手势朝十三行码头望了一眼,转身又去和羊城的文武官员寒暄,完成应尽的礼仪。

欢迎队伍里,梁廷枏和张维屏排在最后,当林则徐走过来时,众官员已拥在身后了。林则徐和张维屏相见,很是亲热和随意,说的也是熟人见面的套话;与梁廷枏见面略有不同,因是初次,听了介绍后连连拱手说:

“拜读大作,景仰不已,近日望不要外出,鄙人当登门请教!”

梁廷枏忙说:“岂敢,岂敢,晚生当赴行辕,亲聆教诲!”

林则徐却执意要登门请教,梁廷枏再要客气时,林则徐已回过头,和身后一个随员交代什么事去了。

待把所有礼节都行过了,该见的人也见了,钦差大人这才走向停在路边的绿呢顶八抬大轿……

3

钦差的轿子由仪仗开道,面对围观的市民,吹吹打打,紧行慢走,直指越华书院——越华书院坐落在越秀山下,地域适中,宽敞雅静,选作钦差行辕,就缘于梁廷枏的建议。

一行人到达后,总督、将军、巡抚、提督、都统、海关等军政要员陪钦差

大人在大厅里闲聊，先听钦差大人谈一路观感：

——溯漳水，过庾岭，抵南雄，放眼四顾，顿觉眼前豁然开朗，是南国早春，盎然葱绿，还是岭南习俗，标新立异，有违中原古朴民风？

林则徐当时只觉新鲜，没往深处想。

其时，邓廷桢派来迎接钦差大臣的文武巡捕及差官，早过境迎候在江西的南安府城。过梅岭关即广东境，日夜兼程，一天即到韶州。不想就在这曲江驿馆，早上起来盥漱，却遇上了一件新鲜事儿——那个从省城来迎接他的文巡捕殷辅早上起来，站在阶沿上，竟一手端水盂，一手持小小毛刷，蘸一些白色粉末，在嘴中来回抽动，抽得满嘴白沫。他一见颇觉新鲜，不由走过去指着对方手中那小刷子问道：

“你这是做什么？”

殷辅赶紧用水漱了口，露出两排洁白的牙齿，恭恭敬敬地说：“回大人话，标下在刷牙齿呢。”

说着，将手上的小毛刷举起来，请钦差大人赏观。

他接过来，仔细看了看，此刷子做工称得上小巧。柄用牛骨做成，一端有三排六七道小孔，上缀有白色短毛，殷辅刚才就是用有毛的这头伸入嘴里抽来抽去。他又看了看边上的小纸盒，上面尽是蝌蚪文字，揭开纸盖，里面装些细滑滑的白粉，放在鼻子下嗅了嗅，只觉有一股薄荷的清香味儿，闻着极舒服的。心想，刚才大概就是这白粉沾上口水，嘴边才有白沫冒出来。

看到这里，他有些莫名其妙，又见殷辅才三十上下，正是爱打扮的年纪，便认定这是羊城的新时尚，不由好奇地问道：

“这是谁教你的呢？这东西是从哪里买的，还是自己做的？”

殷辅小心回答道：“大人，刷牙齿在广州兴起好些年了，谁最先已说不上。反正这牙刷、牙粉都是舶来品，早上若用这玩意儿刷牙齿，清理牙缝积垢比牙签彻底。因此，不但口里没异味，吃起来觉得更加清爽，就是牙齿也白净好看，牙龈不易溃疡。”

他当时未加评判，只记在心里。眼下端坐大厅，当着众官员之面说起这一路观感，就以此为例——小小的巡捕官，居然使用小巧的牙刷刷牙，此事在内地实属罕见，因而感慨系之，说：

“古往今来，国人就只有漱口的习惯，所谓‘鸡初鸣，咸盥漱’，见于《礼记·内则》篇，朱子注释‘漱’字曰‘涤口也’，也就是洗涤口腔。后来虽有人用柳枝擦牙，辅以青盐洁口，但方法简单且并未普及。几千年来，无论官绅或军民大多是用牙签剔牙，用清水漱口，哪有用什么牙刷、牙粉

去刷牙齿的呢？不想此番来广州，真让我长见识了。”

一边的海关监督豫堃忙说：“要说，这刷牙齿确实比洗涤口腔要彻底些，我也是到广州后才学到的。开始时不怎么习惯，有几次不小心竟把牙粉吞进肚子里了。不过，久而久之，就觉得好了。早上刷牙，什么牙污牙垢全清理掉了，口里爽爽的，眼下已形成习惯，早上起来若未刷牙，吃饭时总不舒服。听行商们说，夷人因从小刷牙，所以，他们虽肉食比我们多，却很少患牙病，就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也很少有落牙齿的。”

林则徐却满脸的不屑，说：“那是因为他们的吃法不同。我们吃牛羊肉是切块或切片，水煮、红烧、小炒、清蒸，多种多样，北方人甚至吃烤全羊。夷人位处边远蛮荒，未蒙中华的礼陶乐淑，也就没有这些讲究，为图方便，就把牛羊肉磨成粉做成饼吃，虽味道不美，但不塞牙也不患牙病。总之，开化与未开化，从衣食住行上就可看出来，我们天朝的公序良俗远不是夷人的恶习能比的。”

——夷人把牛羊肉磨成粉吃，不易消化，所以离不开中国的大黄、茶叶，这一说法在大清国广为流传，官员们深信不疑。此时的林则徐自然不能脱俗，借此指斥夷人，尽是微言大义。邓廷桢见状忙插话说：

“广州地处南蛮百越之地，与中原本来有别，何况眼下又来了许多西洋人。这些番鬼言语怪异，举止乖张，像人不是人，像鬼不是鬼。所以，种种怪现象屡见不鲜，鄙人在粤四年，就只漱口，从不刷牙。”

林则徐偏过头，向邓廷桢微笑点头，又随口问道：“嶲翁，广州城的夷货多不多呢？”

邓廷桢一听，就如和尚敲木鱼，一连几个“多”，又说：“广州市面可谓夷货充斥，英吉利的布匹、呢绒，美利坚的五金用品，应有尽有；至于什么西班牙、葡萄牙、意大利以及荷兰、丹麦等国商人带来的货物，也都品种齐全，争奇斗巧。不过，夷人不要制钱只认银子，只要有白花花的银子，什么都可买到，可惜一般的老百姓买不起。”

总督说开了头，豫堃及一边的将军、都统也都跟着夸夷货。坐在左边的怡良一直未插上话，他任粤抚才半年，是从偏远的云贵调过来的，因为平时与夷货接触不多，且未听出钦差的微言大义。因此，一说起夷货，毫不收敛，说：

“其实，夷人的东西，除了鸦片是害人之物，其余各物件，倒是全招人喜欢的。像羽纱、毛料、呢绒，那是用机器织出来的，比内地土布机织的强多了，不但品种好，花色多，又柔软，又结实，价钱也不很贵。还有什么打簧表、自鸣钟，做得更是奇绝，那金光灿灿的打簧表甚至可藏在荷包里，不

吃饭不喝水，整天就‘嚓嚓嚓’地走着，小巧玲珑，到夜间没灯，只要一摸推杆，这表就可报出时辰，丝毫不爽，富贵人家每以此物夸示于人，就是内地来粤的官员，也往往买这类夷货回去送人情；另外，平民百姓无钱买得起大宗物件，便购一些小物事，小小的铜纽扣一钱银子可买一包，那东西做得好，缝在衣服上，比布纽扣既阔气又方便；至于夷人使用的洋钱，什么大髻、小髻、蓬头、蝙蝠，虽然花色繁多，重量却都是七钱三分，使用起来比用纹银方便。总之，在广州，无论贫富，也无论贵贱，对夷货都不嫌弃。广州人虽都骂夷人做‘番鬼’，却都喜欢夷玩意儿，每有夷船拢岸，都挤到码头上看稀奇；谁见到夷货都会伸出拇指赞一句‘顶呱呱’！”

眼见众人如此夸奖夷货，林则徐不由微微叹气——什么羽纱、呢绒，什么打簧表、自鸣钟，一言以蔽之，欧雨东渐，正慢慢地浸润神州大地，广州不过得风气之先。银贵钱贱的局面是怎样形成的，小百姓为什么就缴不上捐税？原来还不止鸦片，而答案就不经意间，从这班官员口中闲闲道出，这正是自己陛辞时，皇上对自己所说的隐忧，是皇上寝食难安的症结！

他不想在这样的场合说三道四，要说便只能说些“严夷夏之大防”等套话，但又似乎有些操之过急，自己初来乍到，应该慢慢熟悉情况，岂可随意指责？

他只好转移话题，接着就谈起了广州的气候，元宵才过，北方尚冰天雪地一派隆冬景象，岭南却早已桃红柳绿，燕舞莺歌……

大庭广众，泛泛而谈，并未涉及公事，不一会儿，午宴便安排好了。有材官进来在邓廷桢耳边低语，邓廷桢于是离座伸手肃客。就在这时，一道白光在林则徐眼前一闪，他吃了一惊，追望着去，原来白光来自邓廷桢——此翁无名指上，戴着一只硕大的镶金刚钻大戒指，阳光下，白光就由戒面反射出来，刺人眼目。林则徐想，这不也是舶来品吗？

4

午宴拖得很长，散席时差不多已是午后三刻，将军、都统及司道各官纷纷告辞，林则徐乃留邓廷桢、怡良、豫堃在行辕说话。

这回是在书院的西斋，书库所在，室雅人静，细话长谈。戈什哈上茶后，躬身退出。接下来，林则徐终于谈起了公事，开口就直奔主题，问起年前发生在广州的与夷人冲突的事。

原来自去年全国各地奉旨查禁鸦片后，两广当局在邓廷桢的布置下，同时采取了严厉措施，尤其是对开设窑口的大烟贩，更是痛下杀手，毫不

留情。而居住在十三行的外国商人,尤其是鸦片贩子,对这一行动很是不满,他们借机滋事,就在林则徐来粤的途中,为处死毒犯何老金一事,广州市民与居住十三行的夷人爆发了大规模的冲突。

事情的经过很简单:这以前,广州当局曾在澳门公开绞杀了一个叫郭亚平的烟贩,于夷人有很大的震动。此番大搜捕时,又抓到一个名叫何老金的大烟贩,此人开设窑口多年,不但引诱本地良民吸毒,且向内地走私鸦片,罪恶深重,民愤极大,捕后于去年十二月十二日判处绞刑,立即执行。官厅为造声势,决定把刑场设在新豆栏广场,那里不但开有十三行商馆,所有对外贸易都在那里进行,且是夷人聚居区,若将毒贩在那里处死,警示作用将会更大。

不想这里差役才将绞架竖起,住在商馆内的夷人便群起阻挠,围观的广州市民大多对鸦片贩子恨入骨髓,见夷人想要干涉,都自动上前与之理论。由口舌交锋到相互推搡,最后终于交手,一时石头瓦片纷飞,商馆内的夷人,甚至拿出了私下藏匿的来福枪。眼看就要出人命,邓廷桢只好飞檄催调大鹏协副将带着大队兵丁赶来制止,费了许多唇舌,最后又将死刑改在另地执行,才将骚乱平息。

林则徐听得十分认真,夷人闹法场的事,他在南下途中便听说了。但邓廷桢在叙述时,不知是有意还是疏忽,有一件事竟然没说,这就是自己南下途中,曾点名要抓捕的几十个有通敌嫌疑的官吏和大毒贩,其中就点到一个英国商人查顿的名字。此人在广州开设查顿·孖地臣洋行,专门从事鸦片买卖,在所有鸦片贩子中,数他时间最长数量最多,一旦抓获,应该处以极刑。可邓廷桢接到钦差手令后,虽会同布政、按察两司,照单捉拿了有关人犯,却没有抓住查顿。按说,这是一个不小的失误,认真追究,邓廷桢要受处分,可林则徐明白,个中有许多说不清、道不明的东西,要搞清也得放在下一步。所以,邓廷桢说到查顿已逃走时,他只冷冷地瞥了邓廷桢一眼,没有深入追问。待邓廷桢说完半年来的布置,端茶润嗓子时,才闲闲问道:

“那个英吉利国的女主不是派了个叫义律的监督官吗?面对广州雷厉风行的局面,义律有何反响?”

怡良到粤不过半年,对广东情形虽不及邓廷桢掌握得多,可也不愿枯坐,见邓廷桢在喝茶,忙代答道:

“义律的监督衙门设在澳门,他只在十三行租了一套公事房,每月来查看本国商民的往来业务,完事便仍回澳门居住。据南海县令报告,这义律也是对鸦片深恶痛绝之人,曾一再警告本国商人不要从事鸦片买卖,尤

其是得知我朝廷严禁鸦片的消息后，于年前又来过广州，在商馆张贴告示，警告夷商再不要做违法买卖。甚至说，若中国人因贩卖鸦片被处死，你们也难逃罪责。”

——义律居然也对鸦片深恶痛绝，这是林则徐到粤后才听到的新闻，他于是不假思索地说：

“夷人以区区一丸黑土，换我雪花白银，这义律居然会对鸦片深恶痛绝，这真是天大的笑话！你们也信吗？”

邓廷桢放下茶盅，连连摇头说：“番鬼的话是鬼话，当然信不得。不过——据我所知，番鬼有红、白、黑三种，就是国别，也有英吉利、美利坚、葡萄牙、荷兰等名号，他们赖我中华的大黄、茶叶为生，不能或缺；另外，他们也喜爱我们的瓷器、生丝。据说，他们把这些东西运到夷地，获利十分可观，这以前为争夺利益，彼此常使用手段攻击对方；又为了讨好我们，居然也口口声声，大讲仁义道德。义律申禁鸦片，大概就基于此。”

林则徐点点头，又问道：“这义律是何资历？”

邓廷桢矜持地说：“道光十三年后，英夷朝廷推行自由贸易，东印度公司失去对华贸易垄断权，驻广州的大班随即取消，改由监督管领商务。据说，监督又称领事官，是他们女主派出的官员，甚至享有爵位。因此，所有来华的英商都得服领事管。几年来，他们的领事已换了几个，首任名律劳卑，义律为第四任，关于他的具体情况，厚庵比我更清楚。”

豫堃忙接言说：“义律是前年接任领事的。到职后，携妻女居澳门。此人年纪在四十上下，像所有的番鬼一样，生得高大威猛，虽也出身贵族，但与首任领事律劳卑不能比。那个律劳卑在英吉利国享有三等爵位，义律家族虽也有爵位，却由伯父承袭了，他本人只是一名海军大佐，大约只相当于我们武职的四品游击。不过，他来华已有不少年了，还在律劳卑出任领事时，便是律劳卑手下的幕僚，因而对广东官场十分熟悉，对中华的文物典章也能一知半解，就是用中文出的告示，也文从字顺的。所以，不能把他当做一般的番鬼看。”

怡良却于一边不以为然地摇头，说：“番鬼多是噉舌缺舌，模样丑陋，举止荒唐，说人不是人，说鬼又不是鬼，凡我衣冠之士都不愿与他们打交道。再说，义律充其量不过一四五等的佐杂官，又岂能了解我中华的文物典章？就算略知皮毛，无非也是汉奸调教的。”

义律是否只四五等的佐杂官，夷人是否熟悉中华的文物典章，林则徐一时也说不明白，甚至连他们生自何地，来自何方，也说不清楚——唐代文献中，称来自南洋一带肤色较黑的土人为“昆仑”。房玄龄编的《晋